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

詳校官員外部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

明馮琦撰

陳邦瞻輯



夏元昊拒命

仁宗天聖六年五月夏王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
州取之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圓面高
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

自帝其國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明道元年十一月夏王德明卒遣使立其子元昊為西平王初元昊教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帝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勸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番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分命番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

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
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于國
中

景祐元年秋七月虔州柔遠砦番部巡檢寇通攻元昊
後橋諸堡破之元昊遂寇虔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
敗績還虔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峰伏發被執既而
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開
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生張

吳者俱困場屋薄遊不得志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
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悅日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
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

三年冬元昊攻回鶻瓜沙肅州克之元昊既悉有夏銀
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成龍皆
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
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
豪分統其衆河北置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

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
延麟州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
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為鎮守總十五萬人選豪族善弓
馬五千人選直統六班直分鉄騎三千為十部元昊自
製番書形體頗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

寶元元年冬十月元昊僭稱帝建國號曰大夏先是元
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軟血
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

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
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反遣使奉表略曰臣祖
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
當唐季率兵極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
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
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
斐制小畜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
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

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齋舉伏願一垓之疆
王建萬乘之邦家再讓靡違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
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
法建禮仁孝皇帝國號大夏建元天授伏望許以西郊
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

二年六月詔削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
遜即議絕和問罪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
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尺賦斗

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
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
以順附而收之又上言姑許其所求彼將無詞然後陰
教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
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奏入上遜笑之至是下詔削奪
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能擒元昊者斬首獻者
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書納旌節
及所授勅誥置神明匣留古納克族而去 七月戊午夏

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畧使馬步軍都總管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羗耳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

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池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羗以為藩籬三詔且勒斯齊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

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
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
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
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竦為怯吳育
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戢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
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為速稍安靜則
又無敢報言者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
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

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
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
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
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
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鄰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
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置勒斯賚及他番部
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
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 十二月夏人寇保

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
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
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
守勲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
畧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
地闊砦踈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
至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

吳盛兵攻保安軍都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
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吳既破金明砦都監
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至延州城下
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
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
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都監黃德和巡檢万俟
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
結陣東行五里許遇賊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

賊兵涉水為橫陣，遭擊退之。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天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首舉鞭麾騎自

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没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 帝因劉平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帝禮院丁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這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

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材
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陸輯寧幾二十年為今之策
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計因條上
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
廢務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遊以安人心
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 二月丁亥
以夏守贇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
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

守忠為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
守忠勿遣不聽 時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
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於陝西糴
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 命知制誥韓琦
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
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
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
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丙辰詔大臣條

陝西攻守策 戊寅王醜陳執中張觀罷初天聖中醜
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醜見之瑋謂曰君異曰
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醜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
嘗使人以馬催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
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隣國易不急
之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
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醜未以為然比
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醜不能對及劉平敗

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罷醜始歎璋之

明識 夏五月壬辰張士遜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時

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為言遂罷

士遜而用亮簡 戊寅以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使范

仲淹為陝西都轉運使夏守贊庸怯寡方畧召與王守

忠俱還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

無二三若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

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

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城清野不與大戰
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復自困弱此上策也今
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
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是月元昊陷塞門諸砦
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卽張方
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
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
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

宰相呂夷簡見而疑之 秋七月己卯除范仲淹龍圖

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勾都
部署司事初范仲淹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
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謝上諭使釋
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八月詔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
鈐轄領五千人 都監領三千人 寇至禦之則官早者先
出 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賊之遁也於是大閱

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
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
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益指
難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廊城為軍以河中府同
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糶十之
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
砦稍招還一亡定堡障通介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
民相踵歸業九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

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窰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蓋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徒曰是不可升矣世衡曰過

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畝定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為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能射十
二月癸未出內藏絹一萬助糴邊儲 戊申鑄當十錢
以助邊費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

宗愨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倣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且鄜延安道靈夏西虜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息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

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到黠虜若廊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于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廊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洙嘆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

志臣以賊吳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過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完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何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時元昊遣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貽元昊備陳利害韓琦聞之曰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韓

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逼懷遠城琦乃趨

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

任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

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

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

遠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成之再

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搦

龍川過鎮戎西路巡檢常昂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
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伴北桑憚引騎趨之福踵其
後謀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憚合軍屯好水川
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
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
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
言夏人有砦不多明日福與憚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
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計勢不

可留遂前格戰憚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囊謹密中有
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
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憚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
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衆動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
樹鮑老旗憚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
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壑相壓覆憚肅戰死敵
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
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鉄

簡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
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
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
千繼至珪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
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
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
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
撫之兵人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

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
汝昔從招討出征今詔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鬼亦能從
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
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奏至帝震
悼為之旰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
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
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叅軍耿傳督戰太急
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畧判官尹洙以傳

丈更無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為時所誣為作憫忠辨誣
二篇 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
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元乃擅與元昊
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
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
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
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
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遠曰

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
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已而夷簡默無
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
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
安撫經畧招討使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中議多
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不
樂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軍中幾致軍
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與錢三千具見輕侮如此六月

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 秋七月元昊寇麟州折繼閔敗之 八月元

昊寇金明砦破寧遠砦砦主王世亶兵馬監押王顯死
之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
吉死之 時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楊偕
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
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栢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
築建寧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 冬十月夏竦陳執

中罷時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殘傷安用為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分秦鳳涇原環慶廊延為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公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畧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公未偃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廊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

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
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集之時出三
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
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
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
矣自元昊反延州城若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
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
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傍以斷寇出入之路又

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
一城延民以安初元吳陰誘屬羗為助而環度首長六
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
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羗閱其人焉為立條約諸羗皆
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羗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
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
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
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

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得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
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
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
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自西方用兵
帝為旰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
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
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
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

福也

二年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綱哩拉雅奇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綱哩拉令拉默特薩勒奇瑪尼三人詣种世衡乞降又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采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屯兵青澗留元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公使副總

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砦賊
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
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馬餘軍九千
六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廬
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
州番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
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
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

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
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取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
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
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
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剗更
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
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取將之道帝嘉納
之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廣

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十一月
壬申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
撫經畧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
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
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
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并駐涇
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
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

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
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
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
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
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
為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
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
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

並罷經畧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
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
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人為之謠曰軍中
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
膽

三年春正月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
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請也
癸巳元昊上書請和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

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
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
然猶倔强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
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
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
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鼎國烏珠上書父大宋皇
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烏珠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
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

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
言羗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寔順必有改事中
國之心請遣使諭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
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為日已久不
可納一叛羗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番自鬪闕久不解
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
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
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

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
汝歸欵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
若猶堅拒當為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
詔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異育議 范仲淹

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寨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
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
牛奴訛素倔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
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

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夏四月癸卯賀從勗至京師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州許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謂契丹無敵于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烏珠既又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

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
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儒定裕舍張延壽等來
議和及歲幣甲辰朝廷以元昊請和遂詔韓琦范仲淹
為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
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于內
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
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
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四年五月元昊復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拷撓錄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番漢所居乞畫中為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頌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從之十

二月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克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
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
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
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
屬使至京就驛買賣宴坐采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
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
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廷使往止留館宥州
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五年夏四月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
死為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
戰于邲楚獲晉知罃晉獲楚公子穀臣既而晉歸穀臣
以求知罃楚人許之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之囚入對
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
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昂嘗授陣亡恩澤者並奪
追之

八年春元昊死時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密藏氏所

生也養于母族鄂博鄂博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謚元
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密藏氏為皇太后 李燾
曰元昊初娶雅竒從女野利氏生寧令格特愛之以為
太子既而欲為寧令格納瑪伊克氏為妻見其美自取之
寧令格憤殺元昊不死剗其鼻而去匿鄂博家為鄂博
所殺元昊因鼻創死 夏四月冊諒祚為夏國主先是
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
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

以彼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乘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儂智高

仁宗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初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儂猶州

建國曰大厯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
怨交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
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
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
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
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給衆曰平
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
則兵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

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四年五月智高陷邕橫諸州遂圍廣州詔鈐轄陳曙等

發兵討之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欲任司戶孔

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即州建大南國自

稱仁惠皇帝改元啟厯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

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襲

封八州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

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蘓緘蒐募壯勇合數

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徇而轉運使
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
曙討之又以余靖為廣安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經制
賊盜事復以楊畋體量安撫廣西廣東鈐轄兵赴之

六月丁亥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
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
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
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為軍副都指

揮使狄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
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
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
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居正等諫其不
可帝不聽 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為廣
南安撫使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
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臣觀賊勢方張官
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

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
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乃今欲示鎮靜邪
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
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
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
使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旼等久無功帝以為
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
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

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
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番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竊賊首
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知諫
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
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
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
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
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

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
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
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 十二月狄青勒兵賓
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戰
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
無得妄與賊聞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
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
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

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
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
高走大理廣南平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
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
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為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
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
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

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番落騎兵
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為大敗
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密儂建中等及
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
高等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
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脇
者尉遣之梟師密等于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
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

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後二年靖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得至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其弟子五月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賞平廣南功也龐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長省府不聽

貝州卒亂 王則

仁宗慶厯七年十一月貝州賊王則據城反以明鑑為
河北安撫使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
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為五
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哀謝彌勒佛當持
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
則字隱起事信事之州吏張巖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
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

詣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靈觀則率其從劫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礙點刑獄田京等緹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國曰安陽年號曰德勝旗幟號令皆以佛為稱城以一樓

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總城
下者曰衆于是令民伍伍為保一人總餘悉斬事聞以
知開封府明鎬為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
授諸衛上將軍鎬至于州民汪文慶自城上繫書射鎬
帳約為內應夜垂緇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
衆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緇而出鎬以貝州城
峻不可攻乃為距闌將成為賊所焚鎬乃即南為地道
日攻其北以牽制之

八年春正月朝廷以則未下命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
鎬為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阻之
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
道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
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
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真
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賊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
改貝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詔以彥博同平章

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賈昌朝為安國公侍讀學士
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
不當賞弗聽夏四月以明鎬參知政事文彥博推鎬貝
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故也

浚六塔二股河

仁宗天聖元年秋七月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
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六年八月河決于澶州之王楚婦

八年始詔河北轉運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遣使行視之

慶厯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開河分水之議起焉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清渠注乾寧軍

二年秋七月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至和二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先是朝廷既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

塔以披其勢故有是命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朝廷
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
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
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
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
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指他事且如河決商
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稍芟一
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

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
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歛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
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
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
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
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
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為盜況於兩路聚大眾興大役
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

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
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
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
若別路差及又遠者難為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
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
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
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高胡塞
大決之洪流比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

廢頓須興緝補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絲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耳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旋回注是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

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
思國家屢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
而有聲巨嶋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
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
乃欲於凶險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
臣恐災禍自此而發也況京都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
苦天灾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
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九月詔自

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
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
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
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入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
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
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
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今謂故道可復
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

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
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
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此則
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
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棣德博之患
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取罔之繆也且
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
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

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

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
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
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
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
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
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工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
高爾其東北銅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
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

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
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
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
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
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稍芟一千八
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
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
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

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人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
為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
已為勞矣且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
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
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
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
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
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

此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分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

用之夫此則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
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
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
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
終虞上決為患無涯帝不聽卒從仲昌議

嘉祐元年夏四月六塔河復決時殿中丞李仲昌等塞
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芻蕘
不可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此立往

行視內使劉恢遂奏去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
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材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
鍾斲非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
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於
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譴有差五年春正月議鑿二
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至是都轉運使韓贄
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而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間過
大河入焉馬河至海五百餘里也自春以丁壯三千

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為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息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息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浚二股河以紓息冀之患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又決冀州棗強埽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於是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息冀深

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宋昌言謂今二股河內變移請迎河濬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都水監復奏慶歷中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堤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塞致上下埽岸屢危雖創新岸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便詔翰林院學士司馬光入內都知張茂則秉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

二年正月初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
掘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
胡盧河下紆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
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汎于
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澹入于海是
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
昌言策置上約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
舍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

及嫩灘舊濶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
有餘則將來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愈
過湍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
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
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
愈大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
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其事實故也帝入
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何如安石以為可治帝曰欲

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
流可閉帝然之 七月張鞏等奏上約屢經泛漲并下
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等
州水患司馬光言鞏等欲塞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
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堤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
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間東流益深
潤北流漸淺塞之便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
他日河勢改移柰何且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可

功光曰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上約存則東流必增
北流必減借便分為二流於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
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
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
卒從鞏議

四年秋七月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
清陽以下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
隄凡六埽而決者三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為一帝憂

之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張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浚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併塞決口

五年夏四月二股河成六月河溢夏津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役猶多若河復決柰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

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
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
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於去歲若
夫葺理堤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

六年夏四月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
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
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
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

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濟川杷其法以巨木
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傍繫
大繩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
蕩沙泥已又移船而渚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
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碍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
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
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効且言於帝曰開
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

不容施工爾今第見水即以杞濟之水當隨杞改趨直
河苟置數千杞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
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
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
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
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至是遂置
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以虞部郎范子淵為都大提
舉公義為之屬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或漫

常虞壅遏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從之

十年秋七月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勢漸漲田廬益壞至是遂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遣使修閘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

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之咎

元豐元年夏四月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新
堤成閘口斷流河復歸北初河決澶州也北外監丞陳
佑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堤防歲
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
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
復復亦不得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
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

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
按視訖於海口從之

四年夏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
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
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堤防令李立之經畫以
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
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
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

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諭已而立之言河流自
乾寧軍至虜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
五十入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立立隄今竟行其
言大抵熙寧初專主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
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
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昞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
自任然糜費財力卒無成功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降范子淵知峽州中丞呂陶劾其

罪故也中書舍人蘇軾作劄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
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至
言 九月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時河流雖北
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既未
塞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
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
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擬約河勢
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十一月間復上言臣至滑州決

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
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發河分引水勢入孫村
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
議復起既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
詔問別相視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
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
三年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等行河時王孝先請
修減水河王覲言其便安肅深以東流為是上疏言之

於是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宜興役回之范
純仁王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
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
萬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
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力主其議范純
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
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時西夏本不為邊患
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

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戶部侍郎蘇轍上疏曰黃
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稍樁等物三
千餘萬方肯弼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
嘆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
策今小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
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
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
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

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厯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思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賦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

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
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
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
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
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
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
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淺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
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

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
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
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
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
必于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
望風旨也願亟回收買稍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
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徧係不至伺附以誤國計會
百祿行視東西二河亦奏言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

可回明年使回入對復言願罷有害無利之役未聽久之乃罷回河及修減水河數月尚書省復議回河是時吳安持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師材謂近世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為然會李偉復言今河已分流若興工可令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為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

五年二月詔開修減水河尋以外路旱暵權罷

七年冬十月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
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八年二月詔北流數堰並如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
轍言水官之意欲以數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
計不宜聽趙偁亦上疏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
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儼俾盜功或取此捨彼詩
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

橫役枉費始無窮已臣竊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
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
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為利未能去則為害
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
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
閘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為利
而不惜上下壅潰之患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
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為說姑為欺

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為決堰之計臣恐枉
有工費而以河為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
治東流北流不聽 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
緣使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
濶而深又自北京往洛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
北者纔十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
相度於是吳安持復領都水而呂大防力主其議范純
仁蘇轍復爭之遂詔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詳議紹聖元

年正月也轉運司趙偁議與純仁轍合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棧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壠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開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濟澶淵故道

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
徙北流則慮河下已涇而上流橫潰為害益廣若直閉
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破隄為患竊謂宜
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
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
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
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郭
知章又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

視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十
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
流利害極大頻年分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
奉詔凡九月上東成筭自闕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
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還故道望
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

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左司諫王祖
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按之遠方以明先

帝北流之志詔可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鈞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

明馮琦撰

陳邦瞻輯

英宗之立

仁宗景祐二年春二月育宗室子宗實于宮中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



嘉祐元年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先是帝暴疾宰相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堯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

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後遣還邸章上不報文彥博乃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人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

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

且有罪其為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

死所聞者股東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

彥博諭之曰今問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

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

難於今日乎凡見帝而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

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

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

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脩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

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三年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為言帝

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

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

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

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

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

則無不可者帝不答以包拯為御史中丞拯言東宮

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四年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漢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見于色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

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六年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自古皆有之十月壬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帝既連失三王自皇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揣恐臣下爭以立嗣

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
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間言之及懷孔光傳
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至是
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
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
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
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
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

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質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高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

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因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十八章而後許之

七年八月己卯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 九月乙巳朔
進封皇子曙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
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
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

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
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之嘆曰
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空
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徵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
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
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貨之富至於
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名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
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

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于福寧殿之西閣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寧殿年五十四遺制

皇子即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於是皇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挽留之夏四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乙

亥帝有疾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己卯詔請皇太后權

同處分軍國事 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

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 中外章奏日數十上

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

己意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假借宮省肅然 庚子

立高氏為皇后 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

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於太后 仁宗嘗曰

異日必以為配既長出宮婚于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

子至是冊為皇后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
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譏間兩宮
遂成隙內外洵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
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
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
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
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
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脩復曰先

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

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至
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
服以出人情大安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
十二月己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
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
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反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
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英宗治平元年春正月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

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
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
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賢如馬鄧
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
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即命撤簾簾既落猶於
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尚書右僕射 呂中
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
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不足以服天下之心

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
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
韓魏公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其德望服人心
久矣至於處事應變習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
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
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丙辰上
皇太后宮名曰慈壽 秋八月內侍都知任守忠竊斬
州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

權寵過盛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

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違大利及帝即位又

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

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明日

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僉趙鼎難之修曰第書

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

汝罪當死遂貢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

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

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

外快之

二年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為皇子聞近臣

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為

救解帝意不釋襄請罷出知杭州 秋七月富弼罷嘉

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

自弼為樞密使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不憚及

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

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時出太

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憚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
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
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
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
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
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
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
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子在外皆韓琦

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
卿西行即名還矣乃改判永興軍尋有是名

刺義勇

英宗治平元年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時韓琦言
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
所以維制萬萬而威服四夷非近所畜冗兵可及也唐
制府兵最為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
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

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資
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
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剝為保捷
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于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
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
諸州亦點義勇止剝手背則人知不復剝面可無驚駭
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剝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
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

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剝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
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
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
路人戶三丁之內剝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
大為非便臣竊意議者必以為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
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緩急
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
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

丁之內選一丁以為鄉弓手尋又剝充保捷指揮差於
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間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
桑之民不習戰鬪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
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今二十餘年不復
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為戒矣是時河北
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剝為
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為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得禦
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勇義不

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
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減耗三分之二加
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
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致驚擾人人愁苦一
如康定慶厯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歎也况即日
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為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
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
方之大幸連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韓琦

曰兵貴先聲諒祚方禁鷲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
懾先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
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詐尚何懼
琦曰君但見慶厯間鄉兵剽為保護憂今復然已降款
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先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
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先曰公長在此地可也
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
陝西之患初琦嘗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

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
調兵於民其樂乃如此後世既藉強悍無賴者以為兵
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
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寔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
制寔出於琦雖光六疏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

濮議

英宗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宗奉濮王典禮初知
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

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而顏君比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及夫人王氏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涇太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躬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

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
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
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哀深惟宗廟之重
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
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
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
先帝德也一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
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

古今為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橐為案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漢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漢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倫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諫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

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三年春正月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
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
之章七上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士未
乾遂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
絕大宗又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
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鼎附會不
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

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
于紀亂統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
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
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諫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
立廟以王子宗樸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
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諫讓皆中書之謀也於
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勅誥家居待
罪帝命閣門以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於輔臣勢難

兩立帝以問執政琦脩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
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邊誨
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傳
堯俞使契丹還嘗以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殿
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
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
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
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

風未彰而屢誑言官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若乞補外
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
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
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
嫌貳之生矣 歐陽脩為後或問上篇曰為人後者不
絕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
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
若絕則不待降也所謂降而不絕者禮為人後者降其

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為慕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以謂為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所後父為尊卑踈戚若於所後父為兄則以為伯父為弟則以為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說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為尊卑踈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為制降服乎此余所謂若絕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為人

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踈戚為別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為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亦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為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奉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

為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為降三年以為菴而不沒其
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以見
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絕者以
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
不能為子於彼矣此里巷之人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為
人後者為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
說也乃衆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
喪服也苟如衆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為一言

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嘗生已

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矣奈何彼子夏者
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
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真子以自處而視
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也故曰為所後者之
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備
也又曰為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
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為服曰為其父母報蓋於其所

生父母不使若為所後者之真子者以謂遂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絕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為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為兄者遂以為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矣為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為齊衰期亦不得云為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忍為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

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
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闕
寶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為人後者為其
所生父母齊衰朞服雖降矣必為正服者示父母之道
在也為所後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為義服者示以其
義制者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
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
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為人之後故降其服於

身猶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絕於心也則今人之為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 下篇曰子不能絕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絕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不得為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

所以異乎衆人而為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為衆人
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為人
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思莫重於所生義莫
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為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
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迫於大義也降而不
絕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
不絕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為用也彼
衆人者不然也其為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

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
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為之
節文爾有所強焉不為也有所拂焉不為也况欲反而
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為人後者必絕其所生之愛豈止
強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
所厚者為我絕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豈
可以強乎夫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
生我也今苟以為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

其絕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絕之歟則是仁義者教人為偽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偽惟降而不絕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為人後而不知仁不絕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為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使不入於偽惟進

於禮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問者曰為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絕其所生則將干乎大統柰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漢以來為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曾鞏為人後議曰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服斬哀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

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
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
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
不為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
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
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
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
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况如禮所稱天子及

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為天地宗廟百
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
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
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
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
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而
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
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

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此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已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已而非為所後者也便於其父母服則為已名為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糾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

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
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緦麻為袒免無
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
重而已非遂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
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
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
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
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

在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
後者為重無緣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輒
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為推
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
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
可為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
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
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便為人後者以降其

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
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
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
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為人之後者為降其父母之服禮
則有之矣為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
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為二而使之為一所以使為人後
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主制
其服則有為已而非為所後者有為所後而非為已者

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迺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欲強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為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易則惡在手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便為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

已親矣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
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
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
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于惡其為二而強易其名
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服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
漢祭義以為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
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

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

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
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
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
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
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
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
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
使從所後者為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未嘗異義也

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未嘗異義也而無
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為
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
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
誤哉或謂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為兩統二父
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統立廟奉祀是不
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
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統與禮及立廟稱皇考者

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為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
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為曾祖之
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
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
號至於光武亦于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
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
馬攸為燕王告稱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
又達於群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也以為尊祖之廟

號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為父
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
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是于
正統此求之禮而不可者也違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歿
之通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非于正統此求之於禮
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
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
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為士子為天子

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矢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曲策之文有宗廟祭祀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曲策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

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為可疑者以禮甚
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
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
商確焉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



總校官編修 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 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 臣張龍圻